

624A

:8

郊廟

歷代名臣奏議

卷十四

之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郊廟

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間道也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

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

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月出高帝衣冠備

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孝惠帝大懼曰

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

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

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

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景帝元年六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

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祖耐正月旦作酒。八月成。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擊。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義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自上

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為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萬世。永無窮。朕

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

等言。陛下永思考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威於孝文皇帝。高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

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

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孝武帝時。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分陰。睢立如寬舒等議。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高玄成等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後月餘復

詔議立親廟。又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設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未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是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等一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義人。重絕人類。實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元帝時丞相韋玄成奏罷犬上皇寢廟園。博士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止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上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言。甘泉泰畤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臣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婦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籥。其

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邸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主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往

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峙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鄆。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峙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天壇祭天也。瘞瘞於天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天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里。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

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泛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可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
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
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
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獯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獯狁至于太原又曰嗶嗶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獯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
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

胡禽月氏氏讀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
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
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費也備虜其為患久矣非
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
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
泉張掖以鬲婁羌婁羌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狐特遠遁于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
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頽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
宗。孝武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五
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
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謂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
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帝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
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芘。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
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
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
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誥。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豈
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卿中壘校尉歆議可。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

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址。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適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

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水滂。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後漢光武建武初。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侍御史杜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以宜因循。定從林議。

武始侯張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草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

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豈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二十六年。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

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齎。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豎。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內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

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隱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爾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章帝初即位。東平王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

曰威德之舞。今皆捨食於高廟。昭德威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考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威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威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慙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咸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威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焦僮僮。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幾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

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遷藏主於先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大夫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違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終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

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曰。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上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應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以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奏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禮遂施行。

魏明帝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

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佻。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宗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晉懷帝永嘉元年。追復武悼楊皇后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

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揚駿肆逆。禍延大母。孝懷皇帝追復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謚泯。棄園一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謚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實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實后。及后之亡。欲不禮墓。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義。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謚。還塋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

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謚諡宜闕。未有位踰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且荀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暉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洙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東晉元帝時。有事於太廟。尚書右丞鍾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

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智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曰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尚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

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揚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威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袒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

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一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代。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武帝太元十二年。郎中徐勣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始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為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祫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此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

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關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

安帝時。太廟鴟尾災。掌祠部臧武照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

其微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于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溥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去天子諸侯俱祭五廟。

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首。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湏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殿。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待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祐。非王業之基。皆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達。而當長饗殿。祫永虛太祖之位。永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

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埋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為而靈屬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比。改築則未有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養祀宜廢。三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

宗少帝即位初。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疏曰。臣聞崇德明祀。音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

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

太祝迎尸于門。此乃迎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鍾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鍾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為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賊質于時。犯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未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通告。令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皆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使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牲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尋天子諸侯雖事有大小。其禮略均。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其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

禮記唯去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亦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缺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與篤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令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

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瓊，裸尸。』大宗伯執璋瓊，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稱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存，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裸，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祭。』古

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設人先求諸陽。樂三閤。然後迎牲。則設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達平王宏重參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

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設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設祠就別廟奉薦。則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主不祭殤。鄭玄云。祭遠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廡。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

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本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為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群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遷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祫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祫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

朱膺之議。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讐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彌。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闕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僞。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臨勁越。西隴剛戎。裁禮興稼。播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節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實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幼農。政高刑曆。萬物隸通。百神為社。勤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繡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清海夷。朕仰憑洪烈。八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

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指。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去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兩廡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介。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詳考前載。未能制之。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爽塏。平暢。是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春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俎官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百燔柴。堂

無禮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秦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宰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幸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況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蘇議。祀帝之名。推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遂有休三。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主。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

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宰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暹議。今年七月宜殷祠。未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殷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僖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述。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

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堯已禘。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禘。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奉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著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

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燕苞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周事。有休有至。各以其時。祀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冬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去真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辟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歲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又

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設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

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許。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工儉議。案奏為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又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主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元武。元武二年。定郊祀。地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郊廟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園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園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園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者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

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者。故郊堂共日。宋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宋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北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

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發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

考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巳。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年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

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一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自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地。禮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議。未達祠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本。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私。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

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秦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甬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祠明堂。却至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誼之議。功臣配饗。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鬱林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靈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遂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二義章於嚴父。為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明皇帝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墨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北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地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豈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

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
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
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甃。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
素為賁。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爾教之旨。庶或仰
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

祠部郎何佟之奏曰。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
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如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
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
大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
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
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

晉以來。并園立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
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
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于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
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
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
者。以其祀太。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
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識為允。從之。

有司奏。景德后遷登新廟。卑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
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褙衣
為上。褙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
上公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褙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褙。
立于東房也。又鄭玄。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褙衣。詩云。翟第以

朝。鄭以翟弟為厭翟侯伯。天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褱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斗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祭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東昏侯嗣位。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文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

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

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身。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

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

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沖五君。並皆謁廟。文存

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關文。理無異

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

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

敬。開元之始。則無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

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脩繁禮。且晉成

帝咸和元年。故彌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

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慕周漢之盛範。

近熟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東昏侯永元二年。何佟之廷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

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

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一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實。大德配衆。

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

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顓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

以高祖配秦時。至武帝六。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

自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

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

皇。倫則弟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

向。國子博士王擢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既武王之文。唯執競去。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猶知明堂無矣。

何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

經以文王為父。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

得去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

明堂之樂歌。若如擢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

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常

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

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

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

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

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為允。詔可。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入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主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擢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星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愆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製檐甍。星隆議不行。

梁武帝天監元年。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曰。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為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為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捨議。以為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為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時議。又以為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云還。恍惚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改迎為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

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召逆神並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夫畧與南郊不殊。壇堂異名而無訖燎之位。明堂則徧歌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焉。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唯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北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感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後魏孝文帝時。詔百寮集議明堂制度。國子博士封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設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

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亦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之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犬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訛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宣武帝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曰。臣聞國之大禮莫宗。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靈靈。審

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懸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制。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論有深淺。伏羲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漢。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觀招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禘祫二設。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

以之永慕。臣聞周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禘祫。禘祫嘗禘。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魚禮。三年喪畢而格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設祭。一禘一祫。春秋公羊魯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禘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設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祫之義。畧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二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羨博士趙怡等以

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野常侍王肅博士崇詳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祇。合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者。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覲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今微典。蔽於昔人。鴻羨慙於往志。此禮所不行。請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

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

正始間。修明堂辟雍。豫州中正袁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遠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近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酬詔之問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羨。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固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而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兩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

責本制者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切有據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斐顏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介。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象一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稍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古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者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騁歸。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廬祭之義。進退上據。何用

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形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嘗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務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後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尊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踈遠慙謬浪。

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

遠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是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迤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亦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

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地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北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土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一年正月。

初制郊地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乘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遺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於城南。不去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地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犬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蠶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之已久。且可從舊。

孝明帝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常詆並以為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傳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

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復禘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澄亮又奏曰。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禘。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禘。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

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正。我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以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奪。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禘。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嚳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享祀。太宗明

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典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謂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

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也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以依準前軌若重規駮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博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字

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初宗枋，得禮為義，不可苟薦虛名。取祭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禘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禘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亦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制，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祫，一朝頓享，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幾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虛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父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禘廟，頗似成王之於

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亦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制，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祫，一朝頓享，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幾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虛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父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禘廟，頗似成王之於

二桃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之。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榜。畧引章條。愚慙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

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世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甘六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在四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而侯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盧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以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若存。上自

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准謂王侯禮亦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繫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謂之不憚。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絕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悝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去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悝議。

孝明帝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衛尉卿賈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廉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爾爾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

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故

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也。善其識。

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敘。按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使踈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

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祀配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植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鈐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王今行之。相傳不絕。而况曾祖為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今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明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宵。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去。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列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

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爭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藩。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駁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為制。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

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為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外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真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失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禰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例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竒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為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友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孝明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克六伯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

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殞不思之真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翔望之禮。釋首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卽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

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孝莊帝時。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尚書令拓跋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命。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傳。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

未有其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六

郊廟

陳文皇帝天嘉中。大中大夫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鬻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立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

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尊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尊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立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制曰依議。

隋文帝時。禮部尚書牛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闕于寶所注。與鄭亦

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裕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尺。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尺。先王昭穆二尺。合十一尺。二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

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漢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饗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典。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古。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然。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

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且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倅。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六九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踰。不得而稱。九月享。高下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

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烏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亥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

之堂而聽政，為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

曰乃立太廟。宗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坵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索棟重廊。索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辟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

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考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淪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煬帝大業元年。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曰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

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之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果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為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齊而為焉。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

立南頓君以上四國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簡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帝禪。博議宗祀。自文帝已上六世祖。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遺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以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令食於太祖。是以秦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儻焉。至先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共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

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立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通經。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鑿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全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處隔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合採。謹詳立廟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

煬帝時。工部尚書宇文愷上言曰。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

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斗牛居正陽之位。觀雲吉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璫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辰。寧盡妙思於規摹。凝眸思。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極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城。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嚴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

翰矣有序而經構之旨識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楹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著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首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讓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至豈以為上古朴畧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司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

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關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雖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性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考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故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云復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

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八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

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敵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祭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紳士有益者，於一筵，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

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路。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古。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昏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迤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辟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畢。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八。文。既關重樓。又無辟水。

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歟。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辟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遺舛處多。其室皆用整潔。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蒼敷。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篚。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涿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層。內有焚燒殘柱。斫之餘。入地一文。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

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庶阮謀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本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

唐太宗貞觀中。朱子奢上立廟議曰。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廟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外。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寇屢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纒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

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迺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乘關。里學滅秦。連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相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

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
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益實。按其得失。昭然可見。
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
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後。或學惟碩儒。或才稱博物。商
較今古。咸以為宜。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
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遠羣經
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
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
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
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
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
於孝理之日。

孔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初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泛
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而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
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考經古宗祀文王於
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為
柱。菁茅作蓋。雖復古。今典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
惟藁。結器上陶甃。用璽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洵。綺
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
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
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
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

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魏徵上明堂議曰。稽諸訛詬。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樓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幸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僉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與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

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丈尺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顏師古上明堂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未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准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

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奎堂太廟及左
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是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
以弓鬪。禮于高禘。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今國有
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
禮首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辰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
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
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
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
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辰受朝。常居出入。既在臯庫之內。亦
何去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
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
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

年。大議營創。孔安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全
衷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
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顏
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
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
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
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尋則。尚或補漏。况鄭氏臆說。溥于說
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迹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
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極
議。皆畧而不論。

高宗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上太宗皇帝配天議曰。臣謹尋方冊
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

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百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社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

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遺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

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賦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潔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

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君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

高宗時。蕭子儒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為說。不指蒼旻為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上一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壇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三星。象安得

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聖曆初。張齊賢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問仁諤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為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聽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

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為朔。故世人緣以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歲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歲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官。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

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園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遂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歲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請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為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以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孝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

武后時。沈伯儀為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玄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

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頌頌郊嘗。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為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配焉。自是郊立三帝並配云。

中宗神龍元年。已始立太廟。又立太廟于東都。議立始祖為七廟。而

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首世不遷。至禘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禘。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屬尊。未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復祔宣皇帝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禘。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宗。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迭毀之議。不可。

天子下其議大臣。禮部尚書祝欽明兩用其言。於是景皇帝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

中宗時為宗上大享議曰。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敘。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

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尤有咸乂。永徽三年。丁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遠。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祀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命推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迹。遽加脩復。况乎地殊景巳。未吞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不不鏤土。不文夙軀。式乖宜。遺絳素禮。雕鏤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壇。

事資虔敬。密迹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巡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踰。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太常博士唐紹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曰。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祀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昴度。循半日南極當昴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言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春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惟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按一分。若用

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壇為親。踈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良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設事月朔。干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

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後漢度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傳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大禮以人情。沿革尚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

王方慶上明堂告朔議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春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且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善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如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記。雖加編次。事則闕

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撫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睿宗時。賁魯為諫議大夫。知制誥。上表曰。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偏。况地

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已。此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之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立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祭。迥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應錄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

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各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立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首。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玄宗即位。未郊見。左拾遺張九齡建言云。首神之君。王者所由授命者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止。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

用珥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訛。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開元初。陳貞節為右拾遺。初。隱章陳懿。懿節。懿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祀。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曾定公元年。立煬官。煬伯禽子。孝氏遠相尚。不為限。况天

子篤親親。以及旁暮。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誰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入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暮。懿德節。懿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幸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卒半。它如舊。

美言先子
三

程